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卷第十四

太宗皇帝

聖德

太平興國七年五月上嘗瑛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
多自尊大深拱嚴殿疑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
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
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
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
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人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八
年六月上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親渴召見臨問以
觀其才技而用之庶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

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
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曰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
所負矣 十一月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樞密使王顯
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
俱倒上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因言
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樸為天下先也
顯等拜舞稱謝 雍熙元年正月丁丑上謂侍臣曰朕讀
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殆數千人深
為煩費殊失帝王之道也朕常以此為深戒今宮中自職
掌至於冗使不過四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五月丁酉謂
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索然顏色左右無敢執

進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
有所隱卿等直道而行狂絕請託勿以夜口鑒念為慮比
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宋瑛曰陛下勞心致治遠近
無間言上曰雖妄言如昨日草澤上書者朕亦未嘗加譴
瑛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芻蕘不棄以開言路上聖之
德也 十月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
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或暑永晝未嘗卧
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
不昏濁僕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滯凝諸疾自生
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繫人之調適
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 端拱二年自三月不雨

至於口月戊戌上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囚多原減是夕大
雨上因謂近臣曰為君當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氣如後
唐莊宗不恤國事唯務耽遊動經旬次大傷苗稼及還乃
降敕蠲放租賦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玄奏曰莊宗不
獨如此尤惑於音樂縱酒自恣樂籍之中復與郡耆數人
上曰凡人君節儉為宗仁恕為念朕在南府時於音律粗
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晨夕下燕常以鹽湯代酒常
服澣濯之衣而鷹犬之妖索所不好且多親飛走真誥所
不許朕常以為戒也 淳化元年八月乙巳令左藏庫籍
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製作精巧者欲
留以修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朕以慈儉為

竇卒皆殺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本
甚上注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細條內服惟純絹或
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二年二月上修
正殿顧苑采繪左正言謝泌上疏陳癸丑命悉去采繪塗
以赭堊 三月己巳上以歲旱蝗于詔呂蒙正等曰元元
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
築一臺朕將暴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當焚朕以答天譴
蒙正等惶恐謝罪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四年二月
戊子有司言雨衣帶屨破損者數萬次毀棄之上令焚浣
染以雜色判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
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小大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

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遺棄固
非臣等智慮所及 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上顧侍臣曰
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臣彊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
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
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于時遠近
騰口感以為非至於二三大臣皆舊德書年亦不能無異
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
矣卿等以朕今日為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
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絕姦幸固亦無慙於
前代矣上曰朕自君臨未嘗不一日鷄鳴而起聽四方之
政至於百司庶務雖微細者亦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

究安危之理也因無壘蔽陵替之事呂端等對曰臣等侍
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聖學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初太宗以字學批許欲刑去之學士
少能通習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宰相方慶之後
書有家法乃召為衛尉寺丞文館祇候逾四年甲戌口口
口口遣著作郎充翰林侍書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
法為意諸家字體洞鑒其妙嘗遣中使王審持御札示著
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
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
以示著著曰工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

事且嘉著之善規益於侍書侍詔中絕無其比 十月上
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
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代成敗而
行之以重損益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詔文館所修太
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
閱三卷恐聖躬疲倦 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
勞也此書十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
為難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 十二月戊申上於禁中讀
書自己至申始罷有蒼鶴飛上殿鴟吻速掩卷乃去上以
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鶴雀銜三種魚墜楊震

講堂下抑亦類此 雍熙元年正月壬戌上謂侍臣曰夫
教化之原治亂之本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聚遺
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日開館中所闕書具列
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
卷秩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書借其本寫還之自是四方
之書往往間出矣 雍熙三年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書
賜宰相李昉因謂曰朕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嘗留
意於真草今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吹
遊聲色乎昉等頓首謝 至道口年六月甲戌上遣中使
奇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
祕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相帥詣使殿稱謝上謂之曰

飛白依小篆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
硯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耳 熹拱
元年五月庚辰車駕幸園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
西門顧見講坐左右曰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
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
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坐召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
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帑百疋
年已上瑁軍相曰昨聽覺所講文義深奧足為鑒戒當與
卿等共遵守之趙普頓首謝 淳化元年七月丁酉以御
製詩文四十二卷藏於秘閣二年閏二月秘書監李至進
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

不戒不必遠取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以射獵馳逐為樂
於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彥卿悅而假借之其下因
恣橫便擾致知人君當澹然無所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
則姦佞無自入為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
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至軒舞稱賀 三年
十月秘書監李至言願以上草書千文勒石上謂近臣曰
千文蓋梁成得璉錄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詞理
無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為書之今勒於碑陰因
賜至詔諭旨 五年十一月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
軸別賜參知政事寇準飛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呂蒙正
等已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為上因謂蒙正等曰書

禮者六藝之一也。國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丙寅上幸園于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園于監，令與講尚書說命三篇。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彼聞。上曰：城哉是言也。上意故切勵羣臣，因歎曰：天以良所養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奭朱帛。

朝儀

正衙

仁宗

神宗附

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丁卯，詔中外官除拜出入，自今並於正衙辭謝。違者有司議其罰，始復舊制也。淳化二年六月，都官員口郎如雜事，范陽張郁上言：正衙之說，謂之

外朝羣臣辭見及謝皆先詣正衙見訖御史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閤門方許入對此國家舊制也自乾德以後始詔先赴中謝後詣正衙至今有司遵行而文武官中謝辭見之後多不即詣正衙致朝經之廢廢欲望自今內外官中謝後次日並赴正衙內階司道領判文者及閤門通事舍人已上新授者皆同百官例並赴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衙辭者亦須具狀報臺違者罰一月俸又言按今式每假日百司不奏事陛下憂勤萬機雖過旬假亦親聽斷過來文武百官多就假日辭謝者就使坐以免舞蹈之儀望自今假日除內職級將校閤門不得引接辭謝其受急命者不在此限又言內殿起居百官皆露立於廊廡之下望自

今前一日設幕次於閤門外及復令御史重戴詔皆從之
重戴者大戴帽之遺象也本戴吏野夫之服以布為之後
魏文帝自雲中使代以賜百僚國初但御史服之其後詔
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服樞密三司使則否

太宗初即位中載正衙辭謝之制張郁至今猶以為言
蓋太平興國之詔蓋未施行故耶當考

慶歷二年五月乙卯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值假
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辭
謝及放正衙並繫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執自上章陳乞
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
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

楊崇勳後平章事乞元銜謝兼開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書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銜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先過正銜並繫臨時持旨書化俱為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銜或扶以拜書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持推恩數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使今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 元豐四年十一月己酉侍御史知雜事蒲中行言兩省臺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軍臣一員押班開傳不坐則再拜而退瑀之常朝遇休假

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率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敘免參率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舊官侍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率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糾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革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持降指揮先次罷去下詳定官制所本所言今天子曰聽政于垂拱以接執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於別殿宣敕不坐實為因習之誤兼有職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曰

參疎數之節尤為未當又辭見謝白已入見天子則前殿
正衙對拜一切自為虛文今後乞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
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橫行為
是從之

入閣

淳化二年十一月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革創禮容不脩
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
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

實錄又云唐恭宗始于紫宸殿晨入閣之儀五代以來
革創禮容多闕國朝久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理按太
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紫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仗衛如

儀既罷賜百官節餘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
久廢也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而止
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復行之若水倘指太宗朝則
可耳

古球儀大元波泊既與儀之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
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
朝冬至元日立金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
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
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方君長試制策
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
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

極有東西間。唐置紫宸上間。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生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或即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是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間儀者。蓋是日御紫宸上間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勤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間門入。故謂之入間。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間。甚非憲度。况國家玉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間。作是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是為是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間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

無謂也。臣又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曰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班首。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典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疎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攻虜，宗而下咸集，日臨朝，雙日不坐。其後日或過大寒，或暑陰霖，沈浮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四方入貢，敷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行，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

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馬息馬亦聖人之謀訓僕君
父焦勞于上臣子緘默于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
心有所不至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雙日視朝雙日不
坐其雙日遇大寒酷暑陰霖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
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軍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四方入
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
入不報 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
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
衛太廟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
也

歷代大祖附

建隆二年五月敕大歷推驗稍疎詔司天少監洛陽王處
訥等重加研覈致大歷初或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且可
用不久即差因指其當差處以示朴朴深然之 乾德元
年四月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大歷上為歷序頒行
之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初有司言應大歷氣數漸差詔
司天監王處訥等重加考定處訥別上新歷詔付本監集
官看詳會各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歷處訥
既卒所上歷遂不行於是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
士參校昭吉等三歷之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歷差
誤昭素及瑩二歷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
惟昭素歷氣朔稍均可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

應等再集官及明歷術者重定家宗等言昭素歷法攷驗
無差可施之永久上乃自製序號乾元歷優賜昭素等
朱帛至道二年四月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文上言司
馬達史記王起五位圖歲次朔閏皆與經傳不合以為唐
紀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亦在丙子凡三
十二百一年高王小甲七年十二月甲申朔冬至自此之
後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此即古歷一節每一節積
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
春秋魯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無差與用此為法
以推經傳歲小有增減乃經傳之誤皆可發明也古歷到
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有近歷校誤亦得符同恭惟聖朝

文教章興禮樂咸被惟此一事久未刊修伏望聖慈許臣
撰進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
卒不就 至道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鑑
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
大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用 上曰更干相
承雖止于六十儻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
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為
限

釋老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唐自元和以後不復釋經江南始用
兵之歲有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者至鄜州與河中梵

學僧法進共釋經義如出無量壽尊勝二經十佛贊法進
華受緞文知州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大法進獻經闕下太
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大請遊名山許之 上即位
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大息災烏鎮囊國僧施
覆繼至法大聞大息災等至亦歸京師上素崇尚釋教即
召見大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夾大息災等
皆曉華言 上遂有意翻譯因命內侍鄭守筠就太平興
國寺建譯經院是月院成詔大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譯
梵學僧常誼清沼等與法進同華受緞文光祿卿湯悅兵
部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 癸卯幸譯經院盡取禁中
所藏梵夾令大息災等視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

晉錄本紀皆不書今據本志及會要追記之

八年十月甲申上以新撰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遠者自悟洲微愚者妄立誣誇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無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苦不過獨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為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又布髮於地今桑門踐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為後代笑為君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是歲

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
字從天患災等所請也 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以天竺僧
天息災為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施護為傳教大師並授朝
散大夫試鴻臚少卿仍月給俸祿□□□□□□□□□□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先是舒州懷寧縣有老僧過氏柯等
家率等請萬歲山取寶僧以杖於古松下掘得物石上刻
總公記曰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號二十一帝敬
照潛山九天司命真君枉履永安僧忽不見等以石刻來
獻於是詔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黃門恭政敏替其役總成
六百三十區號曰靈仙觀 太平興國六年十月甲午蘇
州言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青神也行度

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 八年五月丁巳相州言風運害稼司天春官正表城楚芝蘭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今城之東南一舍而近有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乙作宮則萬乘可以規請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速趨江外以蘇壘為吳分乎議者不能奪丁卯詔從芝蘭議徙建太乙宮於蘇村東上閩門使樂陵趙鉉督其役仍令芝蘭及樞丞直學士張齊賢同定祭法 十一月己未太乙宮成凡千一百區命齊賢等共視之齊賢等言太乙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請用祭天之禮裁其半又少禘之上令增敕坊從官百人自茲均至明如漢制每歲四立日行祀禮

端拱二年八月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賢寺西北隅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上舉巨麗精巧近代所無也和制詰田錫嘗上疏諫其言有切直者則曰衆以為金碧焚燼臣以為塗膏費血上亦不怒

錫此疏必可觀惜其不載於史奏議亦無

至道元年正月初端拱間詔於昭陽門內道北建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持鍾變友賞春不可勝計今悉貿易以作此宮為百姓靖福不用庫錢也時王沔參知機務奏曰土木之工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脂膏而上默然及營繕命中使董其役役夫嘗不滿三千人有司率移撥

三五百人給他用中使言於上上曰有司所煩之人皆要切汝當自與計城固融勿令廢務既而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有詔十鞭後歲餘內設遺場與道士言及之乃復出南宮舊金銀器用數萬兩繫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役丙辰工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上親為書額車駕即日往謁馬

聽斷

太平興國六年三月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兵逮捕證左游曼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小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煩追捕而易決無

過三日四月上親躬聽斷京城諸司獄有疑者多臨決之
是歲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獄訟有寃濫會歸德節度使推
官李承信市憲有爛者皆圍戶病劇數日死已卯承信坐
繫市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關下道路非埋而死者十常
六七所在或寅緣細微情可憫惻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左
拾遺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強官慮問若顯冒沈
屈則重罰本州官吏自今分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干
繫人非正犯者具保轉運使詳酌情理免錮送又言刑獄繁
簡乃治道弛放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與者況六合之
廣能使獄無寃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
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

遂至破家瑄自今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
別置歷委長史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
部閱現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
致為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完滯則刑部
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八月兩浙運司言部內諸州
繫囚滿獄長史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也詔
自今諸州有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者必加深譴暮告者
賞之 閏十二月丁酉詔諸州犯流徙罪人等並配所在
牢城勿使轉送闕下仍不得輒以案情聞奏稽留刑獄違
者罪之 先是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刁衍上疏言濫刑
酷法非律文所載者並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

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鞠無得擅加酷虐古者役
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家闕配於務役最非其
宜神京勝地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
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重生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
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跽熱法具並付
御史及廷尉之獄教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
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料以重明刑理法之意或有
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圍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
刑憲過於衣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
亦望減除此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主和氣無傷必

疏上瑞矣上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焉 雍熙元年三月甲寅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繫禁日數以聞刑部專意糾舉先是諸州每十日一奏獄狀上閱所奏有一州繫繫至三百人者五月乃詔自今門留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並準禁因例併祈以開其鞠獄違限可斷不斷事小而繫繫者有司駁奏之先是開封府女子李擊登聞鼓自言無見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他親屬獨有父有司繫之六月己丑李又詣登聞鼓訴其父被繫上頓駭其事謂宰相曰此事至小豈當禁勒箠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溢枉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因不辭勞耳即日詔遣殿中侍御史

李乾等十四人分任江南兩浙西川荆湖廣南等道衙門
刑獄情得者卽決之吏之恣者劾其罪以聞若臨事明敏
刑獄無滯亦以名來上 庚子始令諸州十口一廩囚七
月乙卯上謂宰相曰御史臺衙門之前四方網準之地頗
聞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垂廉雍容以自尊大鞠按之
任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寃法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
決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八月戊寅朔上謂
宰相曰每聞大理奏案或節日小有未備必移文按覆封
疆遙遠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
酌如其非人命所繫卽與重罪區分勿須再鞠始令諸州
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卽決之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

鞠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訖復騎置下之諸州所上
疑獄有司詳覆而無可疑之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當
奏赦素亦騎置以聞 二年八月庚辰上謂宰相曰朕於
獄行之奇夙夜焦勞比分遣使臣按巡諸道蓋慮或有冤
滯耳因思新及第進士為司理參軍彼於法律固未精習
宜令諸州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十月辛丑朔上跡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決事遂至日
吁近臣或諫以勞苦過甚上曰不然僕惠及無告使獄訟
平允不致枉執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
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車一色守
一節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冤

薄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
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
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三年正月庚戌令諸鎮繫囚不得
過十日長吏察舉之從左拾遺張素等奏也 四月乙丑
令諸州訊囚不煩衆官共視但中長吏得判而後訊之
九月癸未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並須習諳律令格式
秩滿至京者當試問若全不通曉則量加殿罰又召諸州
所奏大辟案多抄略疑辨之辭或至愆誤自今並全錄以
聞又詔奏案每下刑部大理寺詳斷頓聞諸州有番貨隨
索入京酌吏繁法者募告者賞之判刑部張化上言果州
徐州官史枉斷死罪雖已駁舉而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

生非稍峻其條章何以責其明慎索斷獄律從流失入死
罪者三等徒二年半公罪分四等望自今應斷失入死冊
者不得以官減贖論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傳見任從之
十月丁巳令諸州決獄遠限準律官文書稽程論其罪踰
四十日言上聽裁事項墜違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
端拱元年正月詔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參軍兼洎它職
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戊戌上親蹕京城諸司繫
獄囚多所原減即命起居舍人項城宋維翰等四十二人
分詣諸道索決刑獄是夕大雨九月詔京朝官有明於
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大理寺官
屬三歲遷其秩己丑賜近臣刑統各一部中命百官奉

公外常請律令格式之文用以檢身斷事 淳化元年四月庚戌以早親跡京城繫囚多所原減令尚食進素膳遣常參官分詣諸道決獄令中使詣五獄祈雨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違鞠獄吏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解口上必臨達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彙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二年二月戊午詔大理寺杖罪以下並須經刑部詳覆尋又詔大理寺所駁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刑部詳覆以聞 四月判刑部李昌齡上言自來大理詳斷刑部詳覆並違著以聞此設兩司為之鈐鍵貴於

議獄克正刑章既列奏以念同乃職分之無別案制大理
定刑訖送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斷語然後具狀
奏聞至開寶六年闕法直官致兩司共斷定覆詞今若恣
侈舊規慮成煩滯欲望今大理所斷素積令寺官書判印
書訖送省部詳覆如其允當即刑部官吏印書送寺共奏
或刑名未允即駁疏以聞詔從其請 五月庚子始命司
馬員外郎董道等十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公事
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
之州縣敢稽留人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辭按獄情不得實
官吏徇情者悉以聞佐史小史以下許使直接劾從事上
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欺乙卯置審刑院於禁

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
上奏者先中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
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
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蓋重謹之至也

司馬光記聞稱趙普出鎮太宗志中書權重且事衆宰
相不能悉領向敏中時為誅官上言請中書刑房置審
刑院按舊錄向敏中雖以左司諫知制誥初不聞有此
議圖史及它書亦弗載不知光何所據也且置審刑院
不過欽恤庶獄耳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疑此說或
誤史須考之楊億談苑但云審刑院本中書刑房宰相
所領之職於是析出亦不云中書權太重故也

三年五月壬寅詔御史臺鞠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
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 己酉上以久愆晴雨因
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 六月戊
寅上御崇政殿親錄京城諸司繫囚統罪以下多所原減
四年六月戊午朔詔御史臺應令行政事並條奏以聞
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鞠問不得專責所司自端拱
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
遣臺使來傳索鞠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諸路提點州獄
司未嘗有所平反上以徒增煩擾用勅袁杲詔志罷之歸
其事於轉運司 至道二年七月上聞諸州所斷大辟情
有可疑者權為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人命所繫或致冤

濫乃詔自今所斷死罪有可疑者具獄中轉運司擇部內
之詳練格律者令決之須奏者乃奏又詔諸吏民詣鼓司
登聞院訴事者須經本屬州縣轉運司不為理有司乃受
今大理司所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
小事十日審判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政聞

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上當意戎事每朝罷即於使殿或後
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錄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
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彊乃令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
辛亥大閱上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殿前都指揮
使楊信初董其事上以信病瘳不能言命文武左廂都指

揮使崔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亙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即遣中使悉以金帶賜翰瑀之曰此朕藩邸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楊信即楊義避上召改焉 丙辰上始狩於近

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

三年十二月乙丑上幸講武臺觀

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

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為人上者不得不戒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狩為民除害

非敢以為樂也 四年正月親征河東 四月上幸城西
督諸將攻城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舞皆能
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
使修貢賜宴使殿因出劍示之數百人袒裼鼓珠揮刃
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
必令舞劍於前導及至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 雍
熙元年二月朔上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自都指揮使
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陞黜之凡踰月而
畢自是率循其制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備謹能
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
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先帝訓

練之方或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純倘統帥得人何敵
不克止患將材難得耳舊制諸軍耕見或行間馳果出求
者會將帥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或違不為衆所
保上曰此人材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四月甲
午幸金明池親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
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亦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
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或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
從臣飲 至道元年三月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
政殿庭召張滿觀之先是李延信還上賜李繼遠弓三
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遠意上欲威示四方非有人能抗也
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滿大駭上笑問滿戎人敢敵

孟滿曰舊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
敵乎上因謂滿曰北人皆貧宴飲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
繼遣何不來自歸求保畜責 十一月己未上閱武於
便殿衛士執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絳有餘力
因謂近臣曰事有奇異驚聽者此是也方今寰海無事美
才閒出悉在吾校中矣朕向於行伍中選氣質端謹勇而
知禮度無倫比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執強較
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
爾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政迹總類

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癸卯新澤儀成司天監學生已中張

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
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創成於自然尤為精
妙 五年正月圖初但有左右飛龍院以左右飛龍使各
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圖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
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閒廐之馬始脩上既平太原遂
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圖馬增多
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天駒監左右各二以左右
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閒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相
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今從本紀

八年四月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蕃職州縣官丁未令閤門於朝辭日宣旨勅力乃書其辭於治所壁壁遺以為戒 八月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上奏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賀琛請廣謚請廢不行詔可 雍熙元年四月甲辰布衣趙垂慶詣殿上書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後唐至國朝亦合為金德則自禪代以來符瑞印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

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疏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而者唐末喪亂宋梁篡代莊宗平編屬籍繼立世功親雪國耻天下稱慶即比梁於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國以火天造皇末運膺火德况國初使祀大帝為感生帝於今二十五年而又國立長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元降佑清朝垂休致戎恢復一統之運也豈可輒因獻瑞便從改易恐違奉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固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已下宅中居今改正統今便發地理費無謂

且五運代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
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
獻瑛自魏晉至國隋皆不得為正統改唐遠繼漢統立國
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
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逆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
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賤此又前
載之甚明也況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答天休伏
乞聖宋永為大德從之 四年十二月國子司業孔維上
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奏曰管子云倉粟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
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

下有愛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卿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信矣今維詩禁原蠶則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元黃致斃之由鮮不階此今乃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藉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无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園必有因緣為弊滋彰統亂民豈違軍漢汗絲綸所

宜慎重上覽之遂寢原蠶之禁維便抗疏論耕且言臣少
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蠶室之
祇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春晚蠶且晚蠶
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
亦損矣上雖不用維言嘉其後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端
拱元年正月乙亥上於東郊親蠶先農以後稷配遂耕籍
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勤農恨不能終于
千畝豈止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
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崇者賜
爵一級 淳化三年六月辛卯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
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義倉以貯之令曰常平以常參

官頒之俟歲飢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 五年三月甲寅宋老民市牛江淮間未至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上亟令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服籍頒其式於天下凡一縣所管幾戶夏秋二稅苗口桑功正稅及緣科物用大紙作長表排行資寫為帳一本送州府校定以州印印縫於長表懸側置庫作板櫃藏貯封鎖自今每歲二稅將起納前並令本縣先如式造帳一本送州本縣納稅板簿亦以州印印縫給付令佐 九月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東五十萬石

菽三十萬石惠民河東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東
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竭民租未嘗不及
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丁未上因問近臣汴
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曰今
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于京師仍以亡國之民悉集于
萃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旬服時有水旱而不
至穀歉者有惠民盆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
天色舳艫相接瞻足京師以無遺之也惟汴之水橫亘中
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口天下之財賦并山澤
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揚帝開
則以奉巡遊雖數陸廢而通流不絕于百代之下終為國

冢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二年二月祠部員外郎主判
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藏載籍興治教之
府所以周知天下地宜廣表風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當
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即其源也漢唐因之軌範
斯著簡冊所載煥然可觀蓋自唐末以來亂離相繼急於
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尚書六曹名雖在
而其實亡矣謹按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有圖書
具載名數藏于本曹謂之載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自中
制外教導官吏興利除害如指諸掌臣故曰藏載籍興治
教之所也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
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司閏年圖刑部詳覆諸

州已決大辟素情及旬禁奏狀此外口口口口欲望令諸州
每年造戶口租稅籍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
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
甲兵使吏百工疆畔封疆之類亦可籍其名數送尚書省
分配諸司俾之緘掌俟養歲之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
教望選大僚數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典禮合式與三
司所受金穀器械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
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
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上覽奏書
之詔令尚書丞郎及兩省五品以上集議其事吏部尚書
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大官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署體

象緯環拱之文是為布政之宮王化之本典教所出何莫
由斯然而古今異宜必革殊制或從權而改作亦因時而
立法唐之中葉兵革弗寧始建使名專掌邦事權去省闈
政歸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復舊今聖文垂拱書軌無外將
備名而責實無稽古以建官悉舉舊章以臨前軌而歲祀
運久曹局僅存有司失傳遺編多闕臣等欲望委崇文院
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係都省詳其廢置之始究
其損益之源別俟討論以期恢復上以其迹濶竟履之

王炳奏議不得其日宋琪自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在二
月今琪又以吏書見故附此事於二月末實錄別本亦
載此事於二月乙未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丙午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
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
郭勣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膳中正戶部郎中雷德
曠同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擬定引
對而授之獨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參官自一品皆曰京官
其未常參止曰未常參官今謂常參曰朝官祕書郎而下
未常參者曰京官舊制京官有員數除授皆云替某官或
云填已闕京官皆屬吏部每任三十月為滿歲校其考第
罷任取解赴某國初以來有權知及過判諸州軍監臨物
務官無定員月限既滿有司任給俸料而見替務者中樞
有司復支所釐之務罷則已但不常參除授皆出中書不

復由吏部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真宗皇帝

親征契丹

景德元年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達奏契丹已謀南
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徂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
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
成可也必若戎輕親征宜且駐蹕澶洲然澶洲郭郭非廣
久聚大衆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
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幸澶洲進發之期不可稽緩
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
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無合機宜

不虧瑾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遽至澧州必不可久駐
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 辛亥以永清節度使周
瑩為大雉軍都部署知軍府事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
也令顯歸本鎮顯上疏陳三策以為大軍方在鎮定敵必
未敢引兵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
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敵人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
銳兵南下迫河與駕前堵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
敵壘攻其營柵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
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
軍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洛苑副使李允則轉西上
閭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

閏九月乙卯合代州副部署元澄侯敵人南牧即率所部
於境上禦備牽制之仍令副部署雷有終至時領兵赴鎮
州與大軍合寨於平定軍 庚申令北面緣界河部署康
進邢州路劉用各率所部赴滄州邢州屯守敵人入寇即
邀擊之 辛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軍頓唐河樹營
柵以備寇 癸酉契丹王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國
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率兵禦之能敗
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
走之又東趨保州拔武小校孫憲頃士卒偵事中路遇敵
前鋒憲等依林木設弓弩以待之敵下馬以短兵格鬪孫
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敵進

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捷覽與契丹主及其
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敵
勢益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帥衆東駐陽城淀
寇準言遣秦敵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魏
能張毅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
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
部分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仰求
便掩擊仍令閻道勳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暮強壯口
入敵境焚竄族帳討蕩主聚多遣探伺以敵動靜上聞兼
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石普閻
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為犄角之用又曰寇從之士

不當與敵兵爭鋒原野以決勝負今天雖軍至貝州七兵
不過三萬人萬一敵騎已營貝州以南即是定州發三萬
餘人俾桑贊等結陳南趣鎮州及合河東當有終所部兵
由土門會定州審量時勢至邢洛間鑿與方可順動更勅
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專作會合之勢候抽
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敵騎柵於鎮定
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洛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
就差將帥會合及合魏能等遠還東下傍城牽制彼必懷
後顧之憂未能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部戕害生
靈或是羊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
會合控扼 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

以敵兵深入容言於上請幸金陵命書拒容院事陳亮史
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亮史在傍準心知欽若江
南人故請南幸亮史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大
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挽其謀堅守以老其
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廟社遠之楚蜀耶
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兵有闕說疑沮
大事固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
可任欽若亦自請行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郵
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記聞載王欽若陳亮史之言車駕時在澶洲按欽若以

閏九月二十四日除和天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訖聞蓋誤也魏泰未軒錄載準召欵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合欵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尤謬妄今依約仁宗實錄準及欵若本傳刪脩其實準先已決澧洲之議欵若與克史潛沮之準因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欵若等欵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云準斥欵若等恐未必然耳張唐英作準傳又有江南人勸準金陵蜀人勸準成都之語若準私以為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叙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欵若既不能沮準則固請守魏以自劾姦邪為身謀或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放作丞相萊公傳亦云

上北巡至澧州不欲渡河準始請新建議幸金陵及蜀
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

初敗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志戰敗為敵所獲敵即
授以官稍視信之繼志來問言和好之利時敵人頗有厭兵
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志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
持信箭以繼志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書奏一封願速
達闕下辭甚懇激興等言敵主與母召至車帳前面授此
書誠令速至莫州送石帥復報簡即馳以還於是普遣使
齎其表至上發視之即繼志狀具言臣先奉詔充定州路
副都部署望都之戰自辰達酉營帳未備資糧未至軍不
解甲馬不卸鞍二日矣加以士卒之數萬可乎汲翌日臣

整衆而前選其偏將雖勝負且半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
擒非唯王超等輕敵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
庭嘗荷違寄被以殊寵列于階臣嘗念昔歲西辭親本德
音惟以息民止戈為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
睿慈俯從愚替 上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時亦以
和好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
訃次則何承矩謂因轉戰之後達意違臣朕以為誠未交
通不可強致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獲悍之性
豈能柔服此奏雖至恐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
歸款者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雖富常懼一旦舉兵復
幽州政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于自退故因繼忠

以請璽亦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財貨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乞議朕當治兵整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志曰朕玉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患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贖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僕陪佐革亦協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蒞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狀即附遣臣聞奏繼志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

國史契丹傳改北朝字作使中及削去王起等輕敵寡謀及上謂羣臣等未知其二等語今依舊錄並著之庶

其不夫事實爾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
潁州防禦使杜彥鈞副之供脩庫使秦政敏為鈐轄馬軍
都指揮使葛蕝為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
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閭門使孫全照為鈐轄上召全照與
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
照言敵若南迫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投奇取勝上賞
其志未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以擊敵即分
兵給之 己卯如奇蕝軍開封貴宗奏敵騎數萬入寇草
城川率兵擊敵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有詔嘉獎
令轉運司及部署司具將士功狀以聞并代鈐轄高繼勳

晉平衆來援登高望軍城川謂宗曰敵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今敵必南去爾起乘之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既而宗自供奉官閻門祇候遣儀鸞副使繼勳自洛苑使遣弓箭庫使 十月丙戌遣供備庫副使安守志按行澧州已北頓逸命澧州兵馬鈐轄內一人兼統緣河兵時緣河州軍益兵倍敵人故也先是詔當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是以敵兵東行逼武強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王超言契丹引衆沿胡盧河而來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奇崑威虜軍保州北平慕都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令石隰州都監王汀

率所部兵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即會代州部番忻
州駐泊兵拒之如自奇氣軍化軍入寇即令麟府鈐轄韓
奇英赴之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
安撫使和制誥知鄆州丁瑄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
運及兵馬既而敵騎稍南民大驚趨楊劉渡舟人遊利不
時濟謂結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民恚得濟乃五部分
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以懼敵呼聲聞百餘里敵遂懼去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丁酉詔威虜軍魏能保
州張凝北平慕田敏等率所部兵屯定州先是詔能凝敏
及緣邊都巡檢使楊廷朗分遣精騎至則深入以牽其勢
王超嘗請四人志隸所部上以本段奇兵扼敵心腹若復

取天將節制則四人無以自效不許超既赴行在乃詔耿
等移屯 壬寅命入內副都知秦翰乘傳詣澶州天雄軍
等處發制兵要便宜從事 乙巳保英州等處威虜軍北
平寨並言擊敗契丹羣臣稱賀是役張凝田敏皆以偏師
抵易州南虜獲人畜鉅仗凡數萬計獨魏能追挽無功
此據疑敏傳附見資錄于十二月辛卯乃書凝等虜獲
數今移入此

先是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預兵攻
瀛州蓋關南乃其舊驢恐難固守乞平遣使議和好丙
午上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脩非所憂也欲先遣使
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為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

前赴敵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
自陳僕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求結和
好使於兵開國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又授
利用閭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
手詔利用疎于趙州人也

利用本傳真宗幸澶州利用奏事行在王繼忠薦之按
初遣利用時車駕未離京師也傳誤以再遣為初遣耳
丁未以雍王允份為東京留守 戊申以樞密直學士權
三司使劉師道充隨駕三司使兼都轉運使 己酉以衛
州防禦使李重為大內都部署 初契丹自定州帥來
駐陽城浞逆緣河踰關南是月丙申抵瀛州城下勢

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兵
人員板夾塙乘墻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
兵強壯又集日翼巡檢史普所部裨將發礮石巨木擊之
皆震墜而墮踰十數日多所殺傷敵主及其母又親鼓衆
悉擊天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克弗能克
乃遁去獲鎧甲兵矢罕裨數百萬驛書以聞十一月辛
亥朔賜延渥及將士等錦袍金帶婚錢有差又特遣延渥
本州團練使通判陸元凱推官李翔錄事參軍蔡亨兵馬
監押王誨及史普並進秩 北面部署秦契丹自瀛州遁
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日翼大雄軍詔督
諸路兵及瀘州戍卒會大雄軍 自敵兵入寇河朔皆城

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戎兵又
其強壯練習之開城撫揀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
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遊騎逼城嶼擊走之有詔嘉獎
發折代兵赴諸路會合 丁巳詔德清軍如敵兵南侵
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澧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
接應以其介澧魏之間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 庚申上
謂輔臣曰聞敵兵沿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而
去彼皆有偈故也獨通利軍素無城壁兵甲若敵兵漸南
王超等大軍未至而沼即可擾也宜分兵益為之備 戊
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
陣仗馬軍都指揮使高勣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都

鈐轄南作坊使張昊為鈐轄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石保
書為駕前西面排陣使步軍都虞候王德用之入內副都
知泰翰為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昊為定州行營
鈐轄平堵將問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昊身被數創殺一衆
將遁明復戰而繼忠為敵所執昊還言天道方利寇先起
者勝宜大舉克敵并上與師出境之曰上以問輔臣皆言
不可乃止於是車駕將親征昊方成并代復奏邊事十餘
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上曰契丹入塞
與卿所請北伐之曰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澧州扼揚而
而未得人如之何昊請行上喜故命為東面鈐轄先令至
澧州候敵遠近昊即馳騎往泰翰既受命王督衆環城浚

溝洫以拒戎馬功畢敵果至輸不解甲有凡七十餘日
去 己巳發永興駐泊龍衝雲騎八指揮赴行在 庚午
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祥
之家 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敵不誠勸王欽若留之
敵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頌兵不
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所奏是夕
奏入上因賜繼忠手詔言已達利用又以手詔促利用往
并付繼忠使告敵遣人自抵天雄迎護之繼忠尋亦聞利
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
疑誤 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 壬
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柬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

河上部丁夫鑿水以防戎馬之渡 天雄軍聞敵將至聞
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堵門孫全照曰全照
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
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
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
復侍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
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舊無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
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
鈞橋以倚之敵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
良久全東門趣攻城 攻城未詳處所 夜復自攻城潛師過
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

兵連擊代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
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
戰殺傷伏兵略盡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敵遂陷
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
候胡福等四十人並死之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
踰月不至敵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珠
玉上直且避其銳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
人謂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
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者婦人
之言今敵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
北諸軍日夜望鸞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

毛祥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問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中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幸遣州臣等効死敵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口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迨邇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於詔督王超等進軍敵當自退矣上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

南蘇達翰林侍讀學士潘謹儕先赴澶州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候車駕

記闕云王欽若陳亮奏本議秦金陵之謀按欽若時已在天雖必無此奏亮史本議幸蜀上既北出亮史固亦不復申言且改圖也此當是羣臣怯懦者別請南幸偏與欽若前謀合因誤以欽若等蓋秦耳寇準先破二策於朝云不可遠之楚蜀今此但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他書載準語多差謬蓋不知準先議於朝後議於韋城凡兩對輒并言上幸澶州時故率不可據今略取記闕所載稍刪潤之

上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普自

貝州遣指使散直張皓持詣行闕道出敵寨為所得敵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維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敵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維督利用回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彼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率腥羶深入吾土又河水且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親勵金師况敵人貪憚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行邀求當決一戰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

沈括筆談云國文載講和未口不詳因著張皓往來
及以敵謀告繼隆等實錄有之見景德二年正月甲戌
所稱天雄圍合不知曹利用所在募遣皓及召見皓此
則恐非也皓乃石普貝州所遣者既為敵得始見上上
因使至天雄督利用偕往其于當在貝州或在他所安
得隨皓衛南乎括又云和議定始改元景德此則因王
曾筆錄之誤改元既誤他所稱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
先得繼忠書抑亦未信也今並不取括又為皓子技誌
墓載皓事尤詳且云考諸國史而信蓋飾說也雖如括
所載皓實上所親遣則是上已即帥敵深入遼魏矣皓
但當至敵所乞處乃曰臣不操質歸死不復入白溝蓋

如所載皆失實蓋括乃皓孫女婿直取其妻父說又增飾之且以夸世耳不可據也

敵既陷德清軍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捷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瑛可床子弩潛發捷覽中頸隨其徒數十百輩繞前與戈至暮是夜捷覽死敵大挫此退却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瑛壽光人也

捷覽死時上猶未至澶州劉放所作寇準傳及它書皆誤今不取

乙亥內出陣圍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給
諸軍介冑及賜緡錢有差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
使人告捷又言澧州北城門巷湫隘且於南城駐蹕是
日次南城驛舍為行宮將止馬寇準因請幸北城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
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因以請且曰陛
下若不幸北城百姓若喪考妣蒸書樞密院滿搯在旁呵
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寇騎充斥如此猶奇瓊
無禮君何不賦一詩咏退寇騎耶即麾衛士進輦遂幸北
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樞密鞞夫背曰何不急行
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然北城門樓張黃

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
駭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
軍酒食絡綫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 曹利用自天雄
赴敵寨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德謀同處一車羣臣
與其主重行列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輓上設食器坐利
用車下隨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
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承矩郊勞韓
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
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受書函於闕
門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受而啓封宰相請
託命杞升殿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

關南故地為靖上謂輔臣曰吾固料敵如此今果然唯將
奈何輔臣等請答其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
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惟盟惟陛下裁定上曰朕守祖宗
蓋業不敢失墜所言歸此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
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
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
送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圖書體式因命為衣
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即日入解遠與利用同往
韓杞既受襲衣之賜及解復左袵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
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遠書天顏咫尺如不在所賜之衣可
乎杞即改服而入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

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鄉使人逐伺韓祀聞其來聞
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劾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
可畏也臣此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德博
州並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 辛巳詔左神武軍大將軍
王榮寄班供奉官鄭懷德預龍衛兵馬與滄州却署荆嗣
會於淄青防敵兵南渡也 詔永興軍兵除先進赴河陽
及重留本軍外並令部署許均領赴行在何承矩言臨河
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逆覽中天死其
夕候騎自澶州繼至彼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
騎往來傳報乃擊鼓驅蹕悉遁去民被掠甚衆無守視之
者因得脫上曰捷覽乃于越之儔也于越舊樂野戰頗難

制捷覽知勇不在其下而多務城守此所以不及也今歲
入寇皆其首謀或聞犯邊以來累戰不利固執令部下凡
獲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殺之彼既失其謀主朕親御六師
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滑
州言契丹引衆攻通利軍知軍正固棄城南遁契丹掠城
中民衆而衆詔劾固罪以開國至河陽為趙昌言所縛送
闕下付御史獄治會赦責監州銀錫賜終未幸北蕃又
幸李繼隆營令將校從官飲搗賜賭軍有差違給事中呂
祐之齎勅賜諭兩京以將班師嘗利用與韓杞至敵寨
使復以開南故地為言利用叛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與師
尋盟若歲布南朝急帑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

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還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事所圖則本國之人員愧多矣利用谷以粟今事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遂求此國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息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敵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頗凡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公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上使臣持誓書至使甲中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國主書俱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按伴東之缺次頓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誠前言老氏云佳

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東之。又屢稱王繼志之材。安仁曰：繼志平事潘師，聞其猶謹，不知其他也。安仁敏於酬對，皆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志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志具繼志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官，召東之與焉。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口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志所奏云。先是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皆言其母附連起居而不達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是。

其主也朕詢於利用其言亦同仍云聞聽之間蓋由其主不忠如是則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母可令潛以此意訪于東之既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致書以南朝未有緘題政獲而不議若南朝許發簡翰頓合便宜遂并致兩書又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者東之又言又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繫契丹歸師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四人分詣河北諸州安集流民瘞暴骸羣盜未擒獲者督捕之以殿直閻門祗候曹利用為東上閻門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賜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陛下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

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上復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宮惟淺迫利用再聞其語及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緘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遣內侍左班副都知問承翰往德清軍規度修城戊子上作四豎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侁吉晏射行宮亭成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再拜言曰契丹無名犯塞此蓋將帥

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寇兵之深入也羣
謀皆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盡出禁衛馳卒陳於北郊授
以戎算則前日敵衆侵突必不能戮彼渠魁遏其壯勢又
寇兵之退走也若會將襲逐必立奇功陛下復念其請盟
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遠擊開其歸路臣等
無以展尺寸之効上曰北方自古為患僕思平情盡域
殲除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
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
勳衰略至於敵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繼
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
不及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勲績軍旅之事朕復

何憂 北面諸州軍奏伺得契丹北去未即出塞頗縱遊
騎騷擾鄉閭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詔高陽關副部
署曹瑛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寧州防
禦使張斌為沿邊巡檢安撫使洛苑使平州判文李繼和
副之選天雄騎兵二萬為瑛後繼以攝兵寇敢肆劫掠則
所在合勢翦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為民衆尚有驚擾
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志手詔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
幼并澶州馬鋪小校華斌乘驛齎赴敵寨 己丑免澶州
將校每日起居方移軍河內就使董率故也賜河東廣銳
兵三十指使緝錢遣還本營 辛卯詔王超等分三路兵
營在河南者步騎萬人赴澶州命李繼隆石保吉領之遣

富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逆抗無功惟有
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 壬辰赦河北
諸州死罪以下民經寇兵蹂踐者給復二年死事官文追
錄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軍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
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契丹三十萬為過厚士安曰不
如此則彼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甲午車駕發澶
州大恣賜遺旁貧民襦袴張凝等奏率兵至貝冀敵人候
騎各圍結北去不敢侵掠偵得其主與其母已過定遠軍
乙未華斌自敵寨還王繼忠具奏北朝已嚴禁樵采仍
乞詔張凝等無使傷殺北朝人騎上謂輔臣曰昨僕狗羣
議發大軍會石普揚延朗所部屯布緣河諸州邀其歸路

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敵必顛沛矣朕念夫石之下殺
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蕃常須益兵河朔人
民無日休息況求結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
干戈因而誓衆中外同情使其覆亡謀亦未晚今張凝等
出兵襲逐但欲絕其侵擾耳左右皆稱萬歲延朗常言敵
頓澧州去北境千餘里許人馬罷乏雖衆易敗凡所剽掠
悉在馬上輒初諸軍扼要路掩殺彼兵即幽易數州可襲
取也奏入不報延朗獨帥所部兵抵北界破古城俘虜甚
衆李繼昌至北羣情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
閩門使丁振奉誓來上下自車駕西陳橋抵謁見行在所
賜宴令歸遣普利用送之境上繼昌言契丹頓遵用漢儀

然未能開習動成聚慢上之人雖欲變改而俗不可易也
張敬等言契丹已出塞疑等各歸屯 戊戌車駕至自澶
州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誼歌踏踏宜
輝達旦上使人規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
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
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敵且
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
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
盡用詔令茲事宜得達上笑而勞焉 辛丑詔契丹誓書
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
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如其國號契丹足矣上喜納之然

事已行不果改 甲辰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軍曰安肅
破虜曰信平安戎曰保定寧遠曰永定定遠曰永靜定羌
曰德平虜城曰肅寧 乙巳以大雄軍鈐轄西上閩門使
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若歸闕丁未廢右隰州部署置
石隰縣遣都巡檢使仍命汝州防禦使高文誥口之西上
閩門使張守恩為都監領駐泊兵三河兵今即往來巡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五